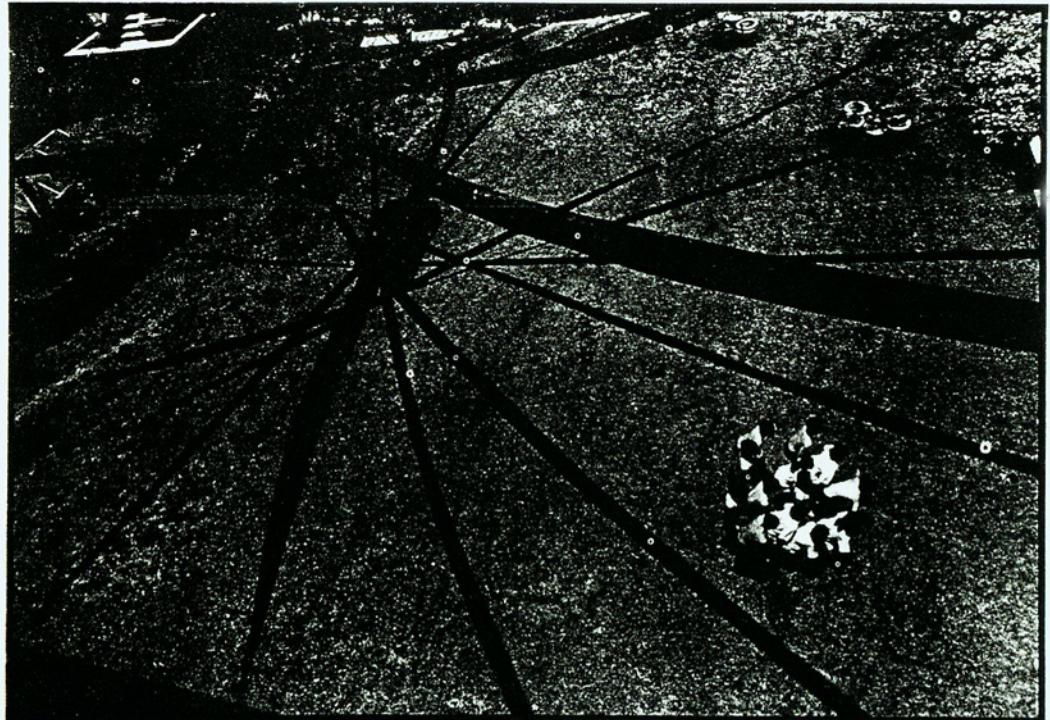


天打那實驗體 演出的中介是哪樁戲？

文／張愛芬



〔天打那實驗體提供〕「中介」

姚瑞中／攝

「天打那」由一群藝術學院戲劇、舞蹈、音樂、美術四系在學的精英所組成，以「雷劈」似的氣勢投身實驗戲劇的行列。在『中介』一齣實驗劇中，他們以清新率真的生命力展現藝術創作的理念，不取寵不浮誇，

他們堅持要做藝術國度的苦行僧……

有無限可能性的小劇場，由於表演形式的自由，加上與觀眾拉近了距離，一個場景、表演者的個表情，甚至是一束燈光，都可能造成生理視覺的凝焦、心靈視覺的撼動。也就因小劇場的實驗性強，在有限的空間裡，能肆無忌憚的玩技弄巧，與觀眾在黝黑中聲息相通的樂趣，不斷吸引新生代的表演者加入。甫於去年七月成立的「天打那實驗體」，是少數具有學院派專業素養，又有完整組織架

構及堅實目標的新生代表演團體。他們以旺盛的創作力為皇冠迷你藝術節帶來一齣清新小劇「中介」，陳述青春學子對當今社會的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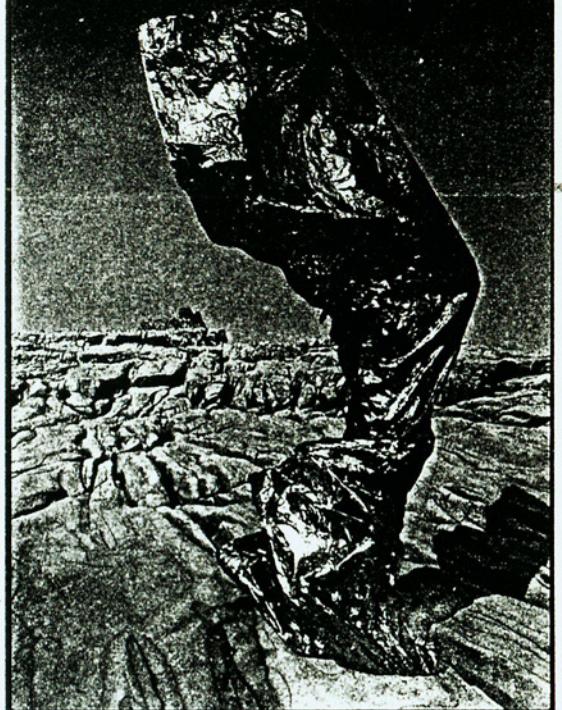
- 「中介」全劇以概念構成，在概念與概念之間彼此並無關聯性，均以單一的從形式或內容探討逐漸物化的現實社會……

「天打那實驗體」在藝術學院的中庭廣場表演過反體制的「天葬桃花源」，及對女性主義議題和知識份子的無奈做陳述的後現代經典劇「哈姆雷特機器」等大型製作之後，「中介」完全捨棄之前戲劇性的創作，完全以概念架構。概念與概念之間彼此並沒有關聯性，都是單一的從形式上或內容方面探討在逐漸物化的現實社會，幾乎每個人都被符號所取代，世界雖若熱鬧繽紛的馬戲團，人際關係卻是疏離的，人被無形的社會價值觀所掌控時，心靈、視覺、聽覺都失卻了平衡而不自知。所以，當要重新定位人的價值時，失重是定位前必要的認知。

- 所謂「中介」，是在各個假設的情境中，藉著從中介入的媒介物，而引發的影響或反應，說明各種失重的可能性。

在類似馬戲團的場景中，可能是一群人極安靜地打坐參禪，當用古琴彈奏的梵音或揮打響板所發出的咻咻聲介入時，這些人漸漸變得毛躁不安，甚至有出人意表的動作、表情出現。也可能將人吊掛在半空中，在飛來盪去時，不斷介入其他的事件；

「天打那實驗體提供」 「中介」 姚瑞中／攝



只知終日渾噩的追逐金錢，因而畫地自限而不自知。

「中介」一劇是採分幕的方式，彷若是一幀幀各自獨立的照片，只要仔細聆賞，在古琴、梵音、打響板、彈簧床等符象裡，造成視覺、聽覺、心靈的震撼，仍有其關聯處。這非語言的邏輯概念，讓表演者與觀眾在相同的情境中，一起思考、感覺，在類似遊戲的狀況下，慢慢將心打開，進了突破人與人之間的空間泡。

● 「天打那」一群尚不識愁滋味的熱情少年，創作由成員的腦力激盪，再與指導老師討論後而呈現，不譁衆取寵的浮誇，而洋溢清新率真的生命力……

或許會利用彈簧床讓人彈跳，在飛躍跌落中，會有許多失重的可能性，索尋人往高處飛的價值。也可利用空間泡的原理，將人單獨隔離，在封閉的狹小空間裡，人會因焦慮、抑鬱而逐漸迷失，這也是一種失重的來源，就如同許多人在繁華的城市中，

也不做翻譯他國作品的工作，經過狂飆抗爭的年代，他們更渴望尋索出本土文化方面的創作。身為「令人擔心」的小劇場新生代，他們坦承不具備成一家之言的功力，但卻有甘心做「小」的能耐，所有的創作，都是「天打那」成員的腦力激盪，再與指導老師討論後而呈現的。他們的創作洋溢著清新率真的生命力，不再是譁衆取寵的浮誇。

當社會大眾習慣以媒體的褒貶做為個人欣賞藝術的憑恃時，「天打那實驗體」卻揚棄現代劇場採用表演本文的演出方式，取向更具實驗性的路，將存在於劇場內的所有軟硬體元素，譬如劇本、演員、音效、燈光、道具……等，全提升到一個比「平起平坐」還要高的位置，彼此的重要性相當，亦不凸顯個人，期使後現代主義劇場採取的「解構主體」方式，讓觀眾更深刻地直接體悟獨立符象的經驗；更期望在形式自由和效果直接的展演方式下，達到整合藝術的目標。

在追求感官刺激與娛樂掛帥的台灣，這群由藝術學院四系在學的精英所組成的「天打那實驗體」，捨縱情享樂的日子，投身於小劇場的創作，即使因經費拮据而窒礙難行時，他們自製卡片、T恤

皇冠迷你藝術節

天打那實驗體「中介」

93/2/12~2/14 19:30 ● 票價250元

藝術學院的戲劇、舞蹈、音樂與美術四系的聯合創作，利用各種媒介，探尋「失重」的游離符象的各種可能性。

迷你藝術節購票優待辦法

全票／凡一次購買三場以上(含三場)節目者可享九折優待
團體票／凡一次購買十張或以上者可享八折優待
◎優待票只限於皇冠藝文中心發售
◎恕不接受電話訂票，請親友至各售票處購買

售票地點：皇冠藝文中心／敦化北路120巷50號(7168888)
年代售票系統服務中心／八德路一段46號8F(3971122)

義賣來籌措經費；為了宣揚藝術理念，撙節開支地發行校內刊物，堅持做藝術創作領域的苦行僧。也許有人對他們抱持懷疑，甚至是否定的態度，認為他們太過癲狂，但「天打那」並不畏懼外來的批評眼光，但求盡心盡歡於藝術創作。